

元宵节起源辨析

——与向柏松先生商榷^{*}

曹 飞

[摘 要] 元宵节的起源问题自古就有不同说法，至今仍然各执一说，莫衷一是。本文从论述元宵节与庭燎、燎祭以及太一神祭祀的区别入手，与向柏松先生的观点进行商榷。在此基础上，分析了元宵节活动的本质特征，认为元宵节活动的本质特征主要有四个，即群体性、非礼性、世俗性和娱乐性，研究元宵节的起源，必须围绕这样的特点进行才有意义。

[关键词] 元宵节 庭燎 太一神 狂欢 灯会

[中图分类号] K892.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4-0890 (2008) 01-080-05

元宵节是中国的传统节日，虽然它远没有春节那么重要，但它却是中国民间艺术——尤其是广场艺术表现得最充分的节日。所以，要想了解中国传统的民间艺术，很难绕开这一节日。对于这个节日，古今中外的研究者都给予了充分的重视，研究成果颇为丰厚。本文力图探讨的问题是：关于元宵节的起源问题，并借以与向柏松先生商榷。

一、向柏松先生的基本观点

关于元宵节的起源，向柏松先生在《元宵灯节的起源及文化内涵新论》一文中认为^①：元宵节源自庭燎。其基本观点为：

1. “燎”即燎祭，为古代主要的祭天仪式；天，即天神。燎天烧柴的火光，在夜晚显得特别明亮，仿佛照亮了黑暗的天空；黑暗中的光亮是人所喜爱的，人们由己之所好推及于天神，以为天神在夜晚也是喜爱光亮的，于是在幻想燎烟为天所接受的基础上，又幻想在夜晚烧火照亮夜空

以取悦于天神，这样便产生了庭燎。

2 庭燎为普通燎祀的变种，是夜晚在庭院中烧火祭天的仪式。其原理与普通燎祀不同，庭燎是以照亮夜空的方式来取悦于天神。庭燎这种以烧火照亮夜空的祭天仪式正是元宵节最初的起源，元宵花灯是由庭燎之火演化而来。

3 由庭燎演变成元宵灯节，经过了西汉宫中燃烛祀太一神仪式这个过渡性环节。祀太一神仪式与先秦庭燎仪式是一脉相承的，这表现在祭祀对象的一致性、祭祀形式上有继承与演变的关系、用灯火与用柴烧之火在性质上的一致性。

4 先秦庭燎祀天的意义对于元宵灯节文化内涵的形成产生了直接的影响，元宵节所包含的祈年、祈育、辟邪等文化内涵，无不与之有着明显的渊源关系。

对上述观点，笔者不敢苟同。其实，元宵节源于燎祭的说法很早就有，并非现代人的创见。宋代赞宁《大宋僧史略》卷下第五十八门“上元放灯”引《汉法本内传》云：“因汉武帝祭五时，通夜设燎，取《周礼》司燿灯烧照祭祀，后率为故

[作者简介] 曹飞（1963—），男，山西阳泉人，山西师范大学戏曲文物研究所副教授，博士研究生。（山西 临汾，041004）

* 这篇文章得到 the Korea Research Foundation Grant funded by the Korean Government(MOEHRD) 的资助（KRF-2005-079-A0138）。

^① 向柏松：《元宵灯节的起源及文化内涵新论》《中南民族学院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2年第1期。

事矣。”类似的记载亦见于宋代高承的《事物纪原》文字稍异^①。所谓“通夜设燎”，指的既不是庭燎，也不是太一神祭祀，而是五畝之祭，用燎。

但是，元宵节起于庭燎之说却始于现代，据笔者所知，较早提到这一观点的并非向柏松先生，而是王兆乾先生和日本学者中村乔^②。常建华先生也倾向于类似的观点，他在自己的著作《岁时节日里的中国》一书中谈到：“上元灯节的起源，有一个从元旦设庭燎到设灯，从元日张灯到望日张灯，又受佛教影响将张灯普及的过程。”^③

向、常两位先生的不同在于：向柏松先生力图从多角度证明元宵节源自庭燎的唯一性，在论述与引证过程中不免生涩，甚至有误读。常建华先生则出言谨慎，主要从燃灯点火这一形式的一致性上加以论述，并进一步说明了元宵节的普及与佛教的关系，体现出学术研究应有的严谨。

二、向柏松先生的误读

1. 混淆了燎祭和庭燎

燎祭是祭天本无大错，《说文》《尔雅》的解释都是这样，《礼记·祭法》也说：“燔柴于泰坛，祭天也。”^④但这只是后人的解释，焦智勤先生通过对殷商甲骨卜辞的研究，指出：燎祭在不同的时期，祭祀对象也有所区别。祭祀的对象包括“天”，但决不仅仅限于“天”。^⑤这种祭祀方式发展到后世，也产生了种种变化。《周礼·春官·大宗伯》就记载了这样的制度：“以禋祀祀昊天上帝，以实柴祀日月星辰，以槁燎祀司中、司命、风师、雨师。”郑玄注曰：“三祀皆积柴实牲体焉，或有玉帛。燔燎而升烟，所以报阳也。”^⑥后世燎

祭之礼可见正史，此不赘。

至于庭燎，是和燎祭完全不同的另一个概念。向柏松先生所云庭燎源于燎祭的说法，笔者未见史载，不知向柏松先生有何确凿的证据。而且，向柏松先生说：“庭燎为普通燎祀的变种，是夜晚在庭院中烧火祭天的仪式。”这就有混淆视听之嫌了。

《周礼·秋官·司烜氏》云：“凡邦之大事，共坟烛庭燎。”郑玄注：“坟，大也。树于门外曰大烛，于门内曰庭燎，皆所以照众为明。”^⑦所谓“照众为明”，是说为现实中的主人和宾客照明，而不是象向柏松先生解读的那样：“照亮黑暗，以取悦天神。”

《文献通考·卷一百二十·王礼考十五》亦云：“司烜氏：凡邦之大事，共坟烛庭燎（疏曰：大事谓若大丧纪、大宾客之事也。庭燎，在大寝之庭）。君堂上二烛，下二烛（烛所以照饌也，灭燎而设烛。疏曰：有丧则於中庭终夜设燎，至晓灭燎，而日光未明，故须烛以照祭饌也）。”^⑧对庭燎的做法、特点、功能都进行了概括。从中不难看出：庭燎的主要作用是在夜晚会见宾客或守丧时用于照明的。会见宾客，庭燎标志着一种礼节和待遇；守丧，庭燎除了照明之外，应该还包括驱除不祥的意义。魏晋以后，庭燎多用于除夕之夜天子接受群臣的朝贺之礼。但一直与祭天毫无关系。

《韩诗外传》卷三还记载了这样一件事情：“齐桓公设庭燎，为使人欲造见者，暮年而士不至。于是东野有以九九见者，桓公使戏之曰：‘九九足以见乎？’鄙人曰：‘臣闻君设庭燎以待士，暮年而士不至。夫士之所以不至者，君，天下之

① 高承：《事物纪原》〔日〕长泽规矩也编《和刻本类书集成》（第二辑），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1990年影印，第197页。

② 王兆乾在《灯·灯会·灯戏》中提到：晋人傅玄的《庭燎诗》已依稀可见元宵盛会之情景，随着照明技术的发展，燃灯逐渐代替了庭燎。载《黄梅戏艺术》1992年第1期。中村乔在《中國歲時史の研究》中认为：所有的灯树不过是替代自古以来的庭燎。日本：朋友书店 1993年版。

③ 常建华：《岁时节日里的中国》北京：中华书局 2006年版，第39页。

④ 《礼记正义》《十三经注疏》北京：中华书局影印本 1980年版下册，第1588页。

⑤ 参阅焦智勤《卜辞燎祭的演变》，载《殷都学刊》2001年第1期。

⑥ 《周礼注疏》《十三经注疏》上册，第757页。

⑦ 《周礼注疏》《十三经注疏》上册，第885页。

⑧ 马端临：《文献通考》北京：中华书局 1986年版上册，考一〇八四（上）。

贤君也，四方之士皆自以不及君，故不至也。夫九九，薄能耳，而君犹礼之，况贤于九九者乎！夫太山不让砾石，江海不辞小流，所以成其大也。诗曰：‘先民有言，询于刍蕘，博谋也。’桓公曰：‘善。’乃固礼之。朞月，四方之士相导而至矣。诗曰：‘自堂徂基，自羊徂牛。’以小成大。”可见，齐桓公设庭燎也是为了照明，表示自己招纳天下贤士的诚意。这一点，与《诗经·庭燎》“美宣王，因以箴也”的意义（赞美宣王宵衣旰食，勤政为民）有异曲同工之妙。

所以，庭燎不仅和祭天没有关系，而且也绝不是燎祭的什么“变种”。两者之间除了“点火”这一点有相似性之外，其余均无任何联系可言，向柏松先生显然混淆了燎祭和庭燎的基本区别。

2 庭燎与西汉太一神祭祀仪式同样没有关系

由于向柏松先生首先把庭燎和燎祭混为一谈，所以，在此基础上的所有立论都出现了问题。其中最明显的错误在于进一步将庭燎和太一神祭祀联系了起来，认为“祀太一神仪式与先秦庭燎仪式是一脉相承的”。

西汉太一祭祀的说法是元宵节起源诸说中较有影响的一种，向柏松先生所引唐人徐坚《初学记》之语并非首创，这种说法至迟在初唐就有，《艺文类聚》卷四“岁时中·正月十五日”条即云：“《史记》曰：‘汉家以望日祀太一，昏时到明。’今夜游观灯，是其遗迹。”^①此后的徐坚不过是沿袭旧说而已。除了向柏松先生之外，至今仍然有人在论证这种说法的正确性^②。但只有向柏松先生认为太一神祭祀是庭燎之遗绪。

西汉太一神祭祀始于武帝，《史记》卷二十八

载：“亳人谬忌奏祠太一方，曰：‘天神贵者太一，太一佐曰五帝。古者天子以春秋祭太一东南郊，用太牢，七日，为坛开八通之鬼道。’于是天子令太祝立其祠长安东南郊，常奉祠如忌方。”^③谬忌给汉武帝出的这个主意直接导致了西汉的太一神祭祀，所谓“天神贵者太一”，只是谬忌的说法，后世虽然不乏因袭者，但仍然有不同意见，这一祭法也常被后世所诟病^④，并未成为常礼。即使在西汉，太一神祭祀也是时断时续。

《汉书》卷二十二云：“至武帝定郊祀之礼，祠太一于甘泉，就乾位也。”^⑤这件事发生在汉武帝元鼎五年（前112），属于郊祀。六年之后的元封五年（前106）^⑥，汉武帝才在明堂举行太一祭祀，当然，用的依然是郊祀之礼。《通志》卷四十二记载：“汉武帝元封五年祠太一、五帝于明堂上座，高皇帝对之，牲以太牢。天子从昆仑道入，始拜明堂，如郊礼。礼毕，燎堂下。”^⑦既然用郊祀，就必然设燎，这里的“燎”，与举行的地点没有关系，不论是明堂举行的时候“礼毕，燎堂下。”还是在太一坛举行的时候“胙余皆燎之”^⑧，都是燎祭，而不是庭燎，两者虽然在“燎”这一形式上有某些偶合，但区别却是本质上的。

向柏松先生为了论证自己的观点，引用了《史记·乐书》的记载：“汉家常以正月上辛祠太一甘泉，以昏时夜祠，到明而终。”非常遗憾的是：向柏松先生的文章没有指出“正月上辛”这一天并非正月十五，而是正月初八，不知是无意遗漏还是有意回避。但有一点是肯定的：向先生没有将《史记》原文引完，断章取义极易误导读者。

① 欧阳询主编《艺文类聚》，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年版，第61页。

② 顾国华：《唐代元宵节风俗及其元宵诗论》苏州大学2003年同等学力申请硕士学位论文，第2—9页。中国知网收录，<http://tsg.cnki.net/grid20/detail.aspx?QueryID=18&CurrPage=1>。该文论元宵节起源之部分许多论述皆源自杨琳《中国传统节日文化》一书。北京：宗教文化出版社2000年版。

③ 司马迁：《史记·封禅书》北京：中华书局校点本1982年版，第1386页。

④ 杜佑：《通典》卷四十一谈到太一的本质时说：“夫礼，必本于太一。分而为天地，转而为阴阳，变而为四时，列而为鬼神。”〔宋〕郑樵：《通志》卷四十二云在叙述了太一神祭祀的缘起之后说：“自此，方士之言兴而迂怪之祠纷然起矣。或以祀天为名，其实非郊天之事也。”〔宋〕陈旸：《乐书》卷十指出了汉武帝祭祀太一神用乐之不当：“汉武帝作二十五弦之瑟以祠太一、后土而已，其去古也远矣。”

⑤ 班固：《汉书·礼乐志》北京：中华书局校点本1960年版，第1045页。

⑥ 吴仁杰：《两汉刊误补遗》卷四云此事发生在元封二年（前109），未详孰是。

⑦ 郑樵：《通志·礼略一》北京：中华书局影印本1987年版，志五六四（中）。

⑧ 《史记·封禅书》第1394页。

相对完整的原文是：“汉家常以正月上辛祠太一甘泉，以昏时夜祠，到明而终。常有流星经于祠坛上。使僮男僮女七十人俱歌。春歌青阳，夏歌朱明，秋歌西颢，冬歌玄冥。世多有，故不论。”^①显然，太一神祭祀并非只有在正月举行，而是一年四季皆可。汉武帝时期，不论是封禅、祭后土、郊雍五帝，甚至灭南越，都举行过拜祝祠太一神的仪式，时间则四季皆有。所谓“常以正月上辛祠太一甘泉”，并非“只以”。所以，《史记·乐书》的上述文字并不能作为一种哪怕只是时间上的确切证据，证明太一神祭祀与元宵节的必然联系。

三、元宵节的实质及辨析

说到元宵节的实质，彭恒礼先生在《狂欢的元宵——宋代元宵节的文化研究》一文中从三个方面论述了元宵节的基本性质^②，文章认为：“我国传统岁时节日元宵节具有狂欢性质。宋代元宵节已初步具备以僭越文化为主体的文化价值取向、以诙谐文化为内容的民间表演形态，有着以物质和肉体为中心的生命诉求，因而成为与欧洲中世纪狂欢节相映成趣的中国式狂欢节的代表。”“狂欢现象并不局限于宋代，狂欢文化是一个连续性的过程。”持类似看法的还有陈熙远先生，他在《中国夜未眠——明清时期的元宵、夜禁与狂欢》一文中也指出：“百姓在‘不夜城’里以‘点灯’为名或在‘观灯’之余，逾越各种‘礼典’与‘法度’，并颠覆日常生活所预设规律的、惯性的时空秩序——从日夜之差、城乡之隔、男女之防到贵贱之别。事实上对礼教规范与法律秩序的挑衅与嘲弄，正是元宵民俗各类活动游戏规则的主轴。”^③

两位先生的论述从更深刻的层次论述了元宵节的“狂欢”本质，而向柏松先生分析的“祈年、祈育、辟邪等文化内涵”^④既非元宵节所独有，也

非元宵节之本质，而是后世附加在元宵节活动中的辅助性功能，绝对不是元宵节的实质性“文化内涵”，用以阐释元宵节，实属舍本求末。

笔者认为，作为充满了“狂欢节”韵味的这种带有颠覆性质的元宵节活动具有以下特征：

一是群体性。也就是说参与这种活动不是某一阶层或集团的特权，不论高低贵贱，不管男女老幼，只要愿意，皆可加入其中。

二是非礼性，这种活动不受日常礼法的约束，在一定程度上甚至可以不受常规道德的约束。

三是世俗性，在这样的活动中，人们所追求的是世俗欲望的发泄与满足，而这种发泄与满足在活动之外的其他时间与场合不被允许。

四是娱乐性，元宵节燃灯火虽然也有用于照明的因素，但主要目的还是娱乐，在观灯赏月的过程中满足大众的审美需求。

不难发现，这样的特征是无任何也不可能宫廷礼仪制度中产生的。所以，庭燎、燎祭与太一神祭祀尽管有举火这一形式上的相似点，但这只是形似，而不是神似，因此，把元宵节的来源归之于庭燎、燎祭与太一神祭祀，缺乏逻辑上的必然性。理由如次：

第一，庭燎、燎祭与太一神祭祀都是宫廷礼仪制度，它们对规模以及参与者都有极其苛刻的要求。《礼记正义》卷二十五云：“庭燎之百，由齐桓公始也。”郑注：“僭天子也。庭燎之差：公盖五十，侯、伯、子、男皆三十。”^⑤可见，没有爵位，是不允许设庭燎的。《太平御览》卷二十九引《玄黄经》云：“俗人以爆竹起于庭燎，不应滥于王者。”也是说民俗活动不能与帝王的礼仪制度相混淆。至于燎祭和太一神祭祀，既为郊祀，那就更是天子所独享的权力，或天子亲祭，或遣官致祭，余者皆不得祭。这样的非群体性活动，无论如何是不能成为元宵节之源的。

第二，庭燎、燎祭与太一神祭祀作为宫廷礼

① 《史记·乐书》第1178页。

② 彭恒礼：《狂欢的元宵——宋代元宵节的文化研究》《开封大学学报》2006年第3期。

③ 陈熙远：《中国夜未眠——明清时期的元宵、夜禁与狂欢》台湾中研院史语所与美国哥伦比亚大学东亚系合办“中国日常生活的论述与实践”国际学术研讨会发表，2002年10月27日，美国。载 <http://www.hk.sinica.edu.tw/~wensj/active/download/active03/cccccc.doc>

④ 杨琳《中国传统节日文化》一书已经详尽论述了这样的观点，向柏松先生的大作并未超出该书论述的范围，谈不上什么“新论”。可参见该书69—95页。

⑤ 《礼记正义》第1447页。

仪制度，它们的目的是都要维护礼法制度和宗法统治，与元宵节的非礼性特征和世俗性特征截然相反。《礼记·祭统》云：“夫祭者，非物自外至也，自中出生于心也。心怵而奉之以礼，是故贤者能尽祭之义。”^① 从那种恭恭敬敬的心态、规规矩矩的程序中，很难滋生出具有颠覆性质的世俗狂欢节日。

第三，不论燎柴还是举火，虽然在形式上与元宵节的灯火有某些类似，但实质并不相同。从殷商以至于秦汉，燎祭制度虽然几经变化，但基本思路是一致的：将薪柴积聚在一起，有时还要将牺牲、玉、帛等物置于其上，以烧燎之。这样气味就可上达于天，供天神享之。用火的目的非

常单一而实用，与元宵节的燃灯火目的完全不同。庭燎虽然用于照明，但与供人观赏无关，基本上不存在审美因素，同样与元宵节的燃灯的目的无涉。

四、结语

元宵节的起源问题之所以众说纷纭，关键是缺乏证据。同样，笔者也没有确切证据证明元宵节的起源问题，由于受到诸多研究者的启发，本文只能根据元宵节的特征以及已有研究成果加以推测，为元宵节的起源研究提供一点思路。

The Differentiation and Analysis of the Origin of
Lantern Festival — To Discuss It with Professor Xiang Bosong

Cao Fei

(The Institute of Cultural Relics of Traditional Operas, Shanxi Normal University)

[Abstract] The origin of Lantern Festival has different arguments since ancient times and so does it in nowa days. This article questions Professor Xiang BoSong's viewpoints about this problem by describing the differences between Chambers Liao Liao festival and A worship God. On the basis of that above, the author analyzes the essential features of such activities. The author thinks that the essential features of activities in Lantern Festival are group, not ceremony, secular and entertainment around which the research is meaningful.

[Key Words] Lantern Festival, Chambers Liao, A worship God, Revel, Exhibit of Lanterns

[责任编辑] 刘晓春

① 《礼记正义》第 1602 页。